

译文
流行
文化
探



真假薇拉

[俄] 弗·涅兹南斯基 著
陈自新 译



КТО еСТЬ КТ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真假薇拉

[俄] 弗·涅兹南斯基 著
陈自新 译

КТО ЕСТЬ КТ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假薇拉/(俄罗斯)涅兹南斯基(Фридрих Незнанский)
著;陈自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

(译文新流行·侦探)

书名原文:Кто есть кто

ISBN 7-5327-3248-7

I. 真... II. ①涅... ②陈...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0837号

Фридрих Незнанский

Кто есть кто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2000 年版本译出

© Copyright by Friedrich Neznansky, Germany

© Агентство «КРПА Олимп»

简体字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

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2002-015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译文新流行·侦探

真假薇拉

[俄]弗·涅兹南斯基 著

陈自新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93,000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3248-7/I·1894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故事简介

电视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薇拉无端被捕入狱,并被强加上他人的姓名。青年律师尤里在替她辩护而取证的过程中,为伸张正义,不顾个人安危,逐渐使冤狱真相大白。它与一笔巨额遗产有关。薇拉生父马日多夫诈死,将他掌管的车臣反政府武装的一笔巨款转存国外并占为己有。他赴国外银行取款,拟将财产交由从未谋面的女儿继承,但险遭不测。薇拉不认识的同母异父妹妹卓娅及其情夫——央行行长瓦尔纳夫斯基,车臣恐怖分子埃尔勃鲁斯及其同伙,以及另一伙车臣人,为夺取这笔巨款,进行了疯狂而残酷的争夺,不惜置薇拉、马日多夫等障碍于死地。因遭车臣反政府武装绑架而获悉该信息的电视台记者片金也不惜代价地企图骗取这笔巨款。

最后,在尤里以及正直的法律维护者们的努力下,薇拉的冤狱得以平反。她坎坷的一生终因获得巨额遗产而发生了剧变。

本小说细致而深刻地揭露了俄罗斯社会当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反映了莫斯科各阶层市民的现实生活。

小说还描绘了少数车臣恐怖分子的凶残面貌。

主要人物表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基辛娜

薇伦奇尼克、薇尔卡(爱称)、小老鼠(外号)

广播电视台音乐节目主持人。

尤里·彼得罗维奇·戈尔杰耶夫

尤拉(小名)、尤里克(爱称)

青年律师。

雅科夫·瓦列里耶维奇·片金

雅沙(小名) 雅什(爱称) 雅什卡(爱称)

电视台记者。

马特韦伊·雅科夫列维奇·瓦尔纳夫斯基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行长。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绍夫科希特内

彼佳(小名) 彼得里克(爱称)

“大都市”音乐电台、首都电视台音乐频道的领导。

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图列茨基

萨沙(小名)

莫斯科检察院重案组组长。

格里亚兹诺夫

莫斯科市刑侦局局长。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拉扎鲁克

国家杜马议员。

瓦列里·马克西莫维奇·巴尔谢夫斯基

瓦列拉(爱称)

律师。

卓娅·乌玛拉托芙娜·乌多戈娃

薇拉的同母异父妹妹,央行行长的情妇。

叶莲娜·费莉莫诺娃

莲娜(小名) 莲卡(爱称)

薇拉的女友。

亚历山大·基辛

加夫里克(爱称) 萨沙(小名)

薇拉的丈夫。

德米特里·基辛

季马(小名),季姆卡(爱称)

薇拉的儿子。

阿斯兰·伊沙耶维奇·马日多夫

车臣反政府武装前领导杜达耶夫亲信之一,薇拉的生父。

埃尔勃鲁斯

车臣恐怖分子。

库列绍夫

检察院侦查员。

沃隆佐夫(马克西姆·沃隆佐夫)

私人侦探。

威廉·奥托

德国医生。

本小说全书皆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书中当然也采用原来当过俄罗斯侦查员和律师的作者亲身所经历过的某些资料，以及俄罗斯其他法律工作者们的一些实践材料。然而，故事的情节、地点和人物无疑是虚构的。小说中的人名和地名若与现实的人名和地名相雷同，那只能是巧合。

序 幕

楼下的大铁门哐啷一声巨响。传来了一些人的说笑声，接着是电梯门开启和闭合时发出的响亮噪声。大楼又陷入于夜间的寂静之中。

薇拉·基辛娜以前觉察不到这些声响。她夜里一直睡得很安稳。每天一早起床，步行上班，然后回家，做饭给季姆卡吃……一切好像都跟平常一样。

薇拉全身一颤，并被楼梯上传来的声音惊醒了。此后，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约一个小时，为了不吵醒儿子而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披上睡袍，走到厨房里去了。她从小橱里取出一小瓶缬草酊，往玻璃杯里滴了几滴药汁，用茶壶里的水把药汁冲稀，然后皱着眉头把药水喝光。她回到卧室，重新躺下，但直至天明都没有睡着……

一周前她所遇到的那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当然也无法想象出以后将会发生的那些事。

……在电视直播中出了两次差错后，薇拉就自己去见彼佳·绍夫科希特内。

“彼得里克，”当他的女秘书不在身边时，她就用原先夜间聚会时叫的外号称呼他，“我太累了。我在直播中出了两次



差错。”

绍夫科希特内从自己的公文上抬起眼来：

“我知道。”

“让我休假吧。”

彼佳摇摇头：

“薇伦奇尼克，这是根本谈不到的。你也是知道的，没有人代替你。”

“但我经常出错，定会毁了直播节目的！”薇拉试图反驳。

上司漫不经心地挥了一下手。

“你别往心里去。这些‘可爱的瑕疵’观众们会很好地予以理解的。其次，收看为熬夜者播放的音乐节目的都是最老练的观众。所以，就算你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也是过得去的。”

绍夫科希特内的办公室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地毯，薇拉在上面踩来踩去。

“可是，彼得里克，我真的累了！”

这时，既出乎自己意料，也出乎上司意料，她竟大哭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她才啜泣着，鼻子发出抽搭声，控制住了感情。虽然她原本已准备给彼得里克讲述事件经过，结果却忍住了。“我这是怎么啦？失去了自制，大哭了起来。怎么就不害羞呀！不行！喂，控制住自己吧！”

她做到了这一点，最后一次用湿手帕擤掉鼻涕，并说：

“你说得对，彼得里克。我根本就不需要休假。”

“这就好，”绍夫科希特内高兴地说道，而后又埋下头去看自己的公文了。“今夜有电视直播。小老鼠，可别忘了。”

绍夫科希特内也时常用旧绰号叫她。

“我不会忘记的。”

可是这一天熬夜者们终究没有盼到他们喜爱的节目。



同绍夫科希特内谈过话后，薇拉从沙博洛夫卡电视大楼走回家去，不知是第几次地又回想起她在令人诅咒的那一夜里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一如往常，为熬夜者播送的节目是在夜里3点钟结束的。现在正在忙这忙那——薇拉通常是在凌晨3点1刻走出沙博洛夫卡电视大楼的。到家要步行10分钟。她并不怕遇到过路人：在这种时刻，就连最臭名远扬的流氓也在喝足酒后睡得如同死猪一般的。薇拉走在回家的路上，美滋滋地吸着夜间的新鲜空气。这就是她家那幢楼的正门。她按下了金属门的一对按钮，就在这时有一只手搁到了她的肩上。

薇拉震颤了一下，猛地转过头去。她背后站着三个人。黑色的髻发，留胡子的黝黑脸膛，亮闪闪的眼珠……

“你们要干什么？”薇拉尽量平静地问道。恐惧虽说已使她的背脊阵阵发凉，但还来不及完全控制住她。她还指望这是场误会。

那个把手掌搁在薇拉肩上的人用一只手指指了指她，回过头去对同伙们说了几句话。同伙们开始点头。接着，他转向薇拉，对她说了几个喉音很重的简短词句。

“我……我不明白……”

薇拉连话也来不及说完，就感到腰部挨到了可怕的一击。她连叫也来不及叫一声，因为她的肩膀也遭到了猛烈的一击。她倒下了，但是他们把她拉了起来，并开始有条理地殴打她。他们一言不发地和受过职业化训练地打她——打双腿、背部、双臂，而且打得既要不要伤害重要器官，同时又尽量要让挨打者感到更痛。5分钟后，一切结束。薇拉倚着墙滑到了冰凉的柏油路面上。听到了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然后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薇拉勉强地走到自己的住宅里，费劲地脱去衣服，检查了自



自己的身体。双臂和双腿上布满了青紫斑，背部有几条狭长的黑色伤痕：显然是用橡皮棍打的。“现在去不了游泳池啦……”她的脑海里冒出了这个愚蠢而又完全不合时宜的想法。她动了动四肢，然后想起了在卫生学校里学到的技能，给自己做起了触诊。不用说，全身痛得要命，但既没有骨折，也没有重伤。面部和手掌上没有留下伤痕。

当然，薇拉第二天去了门诊部。她当然向警察局投了诉。当然也没有任何结果。闲得无聊的大尉呵欠连连，听取了她的陈诉，并建议她夜里不要离家外出。他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现在就在薇拉家门口布下岗哨吧。人有旦夕祸福……

最主要的是，薇拉起初认定殴打她的人是一些普通的流氓，尽管这些人很怪。他们既不抢钱，也不摘耳环。他们没有干什么更坏的事，虽说要干也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只是把她狠揍了一顿。

直到第二天，薇拉才在出事那天穿的外套衣袋里发现了一张折成四层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这仅仅是定金。”下面画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图案，有点像一条趴着的狼或狗。

薇拉出声地问：“什么定金？”没有人回答她。

民警大尉毫无兴趣地把纸条放在手里转动了一会儿，就还给了她。

他问：“您还有什么情况要提供的？”

薇拉提供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情况。

从这一天起，她心里就产生了恐惧。她夜里开始睡不好觉，稍有声响，就打哆嗦。到了外面，一碰见具有亚洲人外貌特征的人，她就犹恐避之不及。当然，她最担心的是季姆卡的安危。薇拉有生以来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恐怖和绝望的孤独。她当然有一些要好的熟人，其中有几个甚至可以称之为她的朋友。不过，各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会倾听她的诉



说,拍拍她的肩膀,重复分局值班民警说过的话:“人有旦夕祸福……”薇拉是期待不到更多的同情的。因此,她再也不对任何人讲发生过的那件事了。她若无其事地去上班,试图把事情忘掉。

然而,结果却忘不掉。确切地说,人家不让她忘掉。三天后的晚上,薇拉正准备上班时,电话铃响了。

“喂,”薇拉拿起话筒说。

“听着,”话筒里有人带着明显的高加索口音说道,“我们不会久等的。赶快办。”

“什么?”薇拉惊慌失措地问,但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当天,她在主持直播节目时出了差错……

……薇拉从沙博洛夫卡电视大楼走回家去,想起了那一夜。一个星期过去了。腿上和手臂上的青紫斑开始变黄,于是薇拉再一次觉得,好像发生过的那件事是偶然事件。这种事再也不会在她身上重演了。

门口停着一辆民警局的黄色“囚车”。薇拉从远处就看到了这辆带篷的囚车,并想起他们从前私下里把这种车叫作“盒子”。有一次她竟然有幸乘坐“盒子”去了著名的“五分局”——位于阿尔巴特街5号的民警分局……

“您好,”一个身穿鼠灰色民警制服的人站在她的面前,“是女公民基辛娜吗?”

“是的,是我。”

“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到分局去一趟?”

“是因为我的投诉吧?”薇拉猜到了。

“对,”民警点一下头,“这用不了多长时间。”

薇拉乐意地上了车。她想:“瞧,他们终于想起了我的案子。”

“你们是不是抓到了歹徒?”薇拉问坐在她身边的那位



民警。

“嗯，”他又点了点头。

警车猛地驶离了原处。

民警把一只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块粉红色绒布，接着又掏出一只小玻璃瓶，打开瓶盖，微笑着把瓶中的液体倒在绒布上。

空气中开始散发出乙醚的气味。

“这是什么？”薇拉问。

民警不作任何回答。细心地用塞子盖紧小瓶后，他出其不意和动作敏捷地把绒布紧按在薇拉的脸上。他抓住她的后脑勺，并紧紧地掩住她的嘴巴和鼻子。眼前的一切都飘浮了起来……

……薇拉苏醒了过来，看到了所有仰卧着的人醒来后都会看到的那种东西——天花板。涂上石灰的白色天花板。

“她醒了，”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

“好，我们开始吧，”第二个人应了一句。

薇拉还来不及清醒过来，她的脸就被蒙上了一张面具。

“您数到十吧，”有个人命令道。

“一，二，三，”薇拉顺从地默默数道。在蒙眬入睡时，她想到了，这更像是麻醉……

第一章

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图列茨基常常喜欢说：“良好的心情是侦查员的一个最重要的素质。”他说得绝对正确。可是为什么呢？他就是正确的。

一般说来，我通常总是心情愉快地醒过来的。并且不论天气如何。无论是下雨、下雪，还是刮暴风雪，或发春汛——对我而言反正都一样。没有什么事能败坏我清晨时的良好心情。我一觉醒来，欣喜地迎接晨曦（因季节不同而亮度有变化），跳下床铺，愉快地洗个淋浴，津津有味地用早餐，然后穿衣服，走出大门，美滋滋地吸入早晨的空气，发动汽车，并兴致勃勃地驾车去塔甘街 34 号的第十法律咨询所上班。我叫尤里·彼得罗维奇·戈尔杰耶夫，就在那里当律师。我是去干我很喜欢的新工作的。简而言之，从一早起，我的心情平常都非常好。

是“平常”，只不过不是今天。我刚被电闹钟令人厌烦的蜂音催醒，就有一个极其不愉快的念头钻进了我那已习惯于早晨愉快的乐观情绪的脑袋。于是，心情顷刻间就沮丧下来了。马上就不想起床了。

念头是一闪而过的，并且只有一个词：“拉扎鲁克”。

这位拉扎鲁克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以为这是毋须向任何人



说明的。随便哪一位对政治稍微有点兴趣的我国公民都了解这个家伙,甚至了解得比那个家伙配被人了解的情况还要多。然而,为了那些对政府成员和议员们的姓氏、名字和父名毫无兴趣的优秀读者,我非常希望他们是大部分读者,我还是要说明一下情况。

拉扎鲁克是一个政党的主席,该党的名称实际上一点也说明不了什么。一个小党。然而,它的主席却挤进了国家杜马,已经出了名,并给自己作了大肆宣传,说是在下次竞选中不仅他本人要再次入选议会,而且还将拉一帮战友进入议会。简而言之,在最近一次竞选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拉扎鲁克并没有虚度光阴。时而痛打某人的嘴巴,时而在柴可夫斯基街的大使馆门前焚烧美国国旗。嗯,或者直接就在议院讲坛上用骂娘话开口骂随便哪一个人。总之,不停地在干活。新闻记者们自然很喜欢这一切。而拉扎鲁克中意的则是他们喜欢他的这些狂妄行为。这样一来,他就替自己做了广告,或者用报界人士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捞取政治资本”。

拉扎鲁克的存在,我自然是知道的,然而,即使在最可怕的恶梦中,我也不会梦见我将不得不与他相识。这位拉扎鲁克毕竟是个非常讨厌的人物。

然而,常言道,由人来提出起诉,由刑法来作出处理。在一个没有预报过任何坏天气的炎热日子(即在莫斯科多尘的八月底),亨利·罗赞诺夫走到了我跟前,他是我们法律咨询所的主任,即我的顶头上司。

“你因接待公民而感到劳累了吧?”他边问边细细打量着我桌子上的一些公文。

事情发生在我当班即将结束之际。我在当班时至少接待了20个人,听取一些极为凄惨的日常生活故事,解释我国倒霉的法律的细微之处等等。要是能把这些事称作累人的活儿就好了



……不过,最好不要同上司争论——这一点我早在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手下工作时就学会了。我指的是重案组的侦查组长图列茨基。

“是累了,”我谨慎地回答说。

“很好,”出乎我意料,亨利竟高兴地说道,“瞧,为了不让你感到寂寞无聊,我给你找到了一件小案。”

他如同一位魔术师,几乎是从空气中抓出了一只系有传统的皮鞋带的“公文案卷”夹,放到我办公桌的桌沿上,叹了口气,然后说:

“我本想亲自操办,但是……”他考虑了一下,才把话说完:“没有时间。因此,尤拉,你就看一看吧。是一位名人……”

想必你们已经猜到,这位名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杜马议员拉扎鲁克。起初我还喜不自胜:这案子有希望成为一件大案,因为凡是与拉扎鲁克有关的案件都是轰动一时的。既然案件是轰动的,那就意味着办案律师的大名,即便是我,也会时时被人们提起的。广告啊!

然而,翻阅过卷宗,随后又与拉扎鲁克交往了几次,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上司,我想还有我们咨询所里的其他所有的当然是比我更有点经验的律师都不愿承接这一个案子。

八时半,我走出住宅楼大门,吸入一口秋天的新鲜空气,啪嗒啪嗒地踩着水洼,走向我响亮地把它叫做汽车的那块旧铁疙瘩。不对,我这是平白无故地在诋毁它:我这个老伙计尽管年迈,但还跑得很好,必要时还可以让某种外国牌子的新车一点先。当然,要是能装上新的火花塞,换一只汽化器,调整好变速箱,翻修发动机就好了……我驱走了头脑中这些绵绵不绝的想法,打开我的铁朋友的门,坐到了驾驶席的磨损的人造革上。

汽车一点上火就发动起来了,但就连这一情况也没能使我的心情好起来。今天我将与拉扎鲁克会面。



案件是注定要败诉的。也就是说,简直是现在就可以把败诉记入我自己的资产,甚至不必经过法庭审理。拉扎鲁克与电视七台的一个叫雅科夫·片金的人打官司。从种种情况看来,这位片金是个相当聪明的人,因为在拉扎鲁克采取一个“行动”时,即当他在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店门前一边狂暴地践踏刚买来的汉堡包,一边大声咒骂比尔·克林顿的时候,正在作现场拍摄的片金忍不住低声称拉扎鲁克为“低能儿”。有许多台摄像机拍下了这一事件,因此我能够一下子从好几个地点去观察发生过的事件。片金还不错——他说了又说,可以说是表达了在场群众的情绪。观察拉扎鲁克的反应倒是要有趣得多。听到片金的话后,他愣住了,停了下来,警觉起来,犹如一只捕捉到踪迹的猎犬。我甚至觉得好像他的耳朵竖了起来,并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电视记者那一边。片金指的是拉扎鲁克,这毫无疑问:现场群众中,“低能儿”不那么多吧。拉扎鲁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差一点在踩烂的汉堡包上滑倒。然后,怒气冲冲的杜马议员一边骂着最粗野的话,一边向片金的身上扑去。然而,他动作笨拙,使鼻梁撞上了后者摄像机的镜头。鼻梁禁受不住,开裂了。拉扎鲁克号叫了起来。趁人们叫急救车,并给议员的鼻子上石膏绷带之时,片金急忙溜走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拉扎鲁克不可能放过这一当众表演的大好机会。接下来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他以当众侮辱和致人伤残为由将记者告上了法庭,并命令自己的助手去找一位律师。倒霉的是,那个人的记事本上有亨利·罗赞诺夫的电话号码。至于亨利是怎么把这件案子撂到我肩上来的,这我已经介绍过了。

最重要的是,结局是大家都赢。拉扎鲁克即使败诉,也会达到他闹事的目的,因此他可以随便请一个律师,哪怕是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也行。反正要打赢这场官司是不可能的。片金将会以赢了爱闹事的议员的胜利者身分而声誉鹊起。只有我只沦为